

永远是个谜



● 陈继光《地上的银河系》长篇系列丛书

永远是个谜

學林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 113 号

责任编辑:宋一鸣

封面设计:周剑峰

永远是个谜

陈继光 著

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文庙路120号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2.75 插页 4 字数 286,000
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2,000册

ISBN 7-80510-873-0/1 · 308

定价 9.00 元

上 部

“在天地间，有许多事情，
是你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呢。”

——莎士比亚

一 唐克尔把“拿破仑”与 这个城市一起喝了下去

唐克尔站在这个城市的中心。

他右脚踩在这个城市的经线上，左脚踩在纬线上，在这把紫红色丝绒套垫的软椅下，就是经纬交叉的交汇点。

他重重地在软椅上坐下。他在市中心大饭店的顶楼旋转餐厅预订下了这个座位。他包了这张餐桌，控制了这个城市的制高点。如今，他把这个耀武扬威的城市踩在他脚下，坐在他的臀下。

他睥睨着、俯瞰着这个曾对他关严了大门的城市。此刻，他用不着走动，旋转餐厅以每 40 分钟转一圈的速度，把整个城市呈献在他的面前。

他曾在那座有金色尖顶的大厦前受过屈辱，他曾在那弯弯曲像蛇那样游动的小巷中抹过眼泪，他曾在这黄色巨蟒般的大江边喝过苦酒，他也曾经在那远处烟雾滚滚的地点卖过苦力……

这个城市很势利，很贱，也很蠢。只要你有钱，它就给你献上美酒佳肴，尽情供你享用。

他斟了杯“拿破仑”。

连这个不可一世的大将军，也在对他献笑。

他喝着“拿破仑”，以这座城市作为他的下酒菜。拿破仑，法国人，算得上英雄吗？我喝了他！他喝过这个吗？——他端起“茅台”。

透明的琼浆玉液，盛在晶莹的酒杯中，连同夏威夷蓝色波

上的冲浪手们一起吞入腹中。

他回过头，看到餐厅内一溜的世界风光巨型画幅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。意大利斗兽场。瑞士日内瓦湖畔的洛桑。伦敦大铁桥。澳大利亚悉尼的贝壳式大剧院。日本的富士山。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街头。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……

在美国自由女神像的基座上，镌刻着女神的誓词，他记起了最后几行——

都交给我吧！

你们——疲惫穷苦的人民，

像畜牲般受驱使的寻求自由的众人，

最受鄙视最受糟蹋遭厄运的人们。

把这些人都交给我吧！

在这里，我掌握明灯，

照耀着通向自由和机会的金门。

对不起，远方的女神，——我并不想把命运交给你。

他很瞧不起那群涌往国外的人。蠢猪。现在在中国比在外国要好赚钱得多。你只要记住六字诀就行了：黑心。狠心。铁心。

他又斟了杯酒，也不知已经是第几杯，是“茅台”，还是“法国大将军”……

女神从画上走下来，飘然坐到了他对面空着的椅子上，而且自己动手，倒了杯“拿破仑”一饮而尽——250元。又斟了杯“茅台”——请自斟自酌——140元下肚。又叉了只明虾——20元。撕了只雨鸽——70元。吞了块果子狸——190元。扒了“夜游”的一只翅——120元。掬了两调羹蛇羹——200元。请——又是

杯“茅台”下肚，——140元。又用象牙筷夹起了一块法国鲑鱼——320元。一小匙俄国鱼子酱——260元。女神不怕腥。意大利小腰牛肉，很嫩——220元。刀叉齐下，加勒比海金枪鱼——300元。请你再喝杯“茅台”。这样，这瓶“茅台”酒就告罄了。

原来女神手中擎的不是酒杯，而是一束火炬。

拜拜。女神飘然入画了。

这时，他感到自己的命运，宁可交给酒神，而不是女神。

他拿起“茅台”酒罐，晃了晃，空了。

他将酒罐倒转，从瓶口流出一条透明的细线——他用这瓶底的剩酒，流转着写字，怡然俨然，画出了道士手下的鬼符。



他看着这个用酒花写成的字，一个鬼符，用鼻音嘿嘿地笑着。笑得莫测高深。

他踉跄着走了两步。

穿着紫红色旗袍的服务小姐迎了上来。

请走好——欢迎再次光临。

这妞笑得很侃、很艳。

呃，他打着酒隔。

那妞的乳房在紫红色的紧身旗袍的紧裹下，在胸前托出了两个小圆形曲线。款腰与丰臀的双曲线体又像一把琵琶。

他很想搂着这把琵琶弹拨一下。一阵悦耳的叮咚声，八音共鸣。有一只鸟，在心坎里鸣春。

他用目示意，在那个酒写的怪字旁有一张纸币。

他看到她嘴动了动。他知道她说的是谢谢两个字。

她从容地去清理杯盘。那张面值100元的纸币，已被她麻利

地揉进指缝中。动作细微灵巧。像雪白的蚕花娘子吞桑叶。

他好像踩了谁一脚。对不起。呃。

他刚走出旋转餐厅，邻桌的一对男女立即站了起来。女的尾随着唐克尔。穿的衣裙像一团杂乱的色块。又像一只雌豹。男的则闪到唐克尔的餐桌旁，拦住了正要抹去桌面上那个酒写的怪字的服务小姐。这人穿着一身猎装。端详着。猜度着。未认出这个鬼符。这人从口袋中取出了一只微型照相机，对着那个鬼符，连摄了几张。

服务小姐也注视着那个男子的一举一动……

二 猎人与捕兽器

唐克尔趁着酒兴，出了大饭店旋转的前门，正是灯火闪烁的时候了。

从饭店前开过一辆接一辆的轿车。进口高级轿车。他闻到一股浓重的汽油味，又连打了两个酒隔。在霓虹灯与车灯光芒的射下，尘埃、烟气与油气混成一团五彩的雾。这个城市的气味难闻。这个城市的良心大大地降价了。他相信他的一顿酒钱，可买到成百上千的人心。他身上现有8只口袋，抽出每只衣袋钱，都可以买到几千人。

哼哼……哈哈……嘿嘿……嚯嚯

从低音直笑到高音。

两个从他身旁走过的人，惊惶地看了他一会：

“一个醉鬼。”

他眼里闪过一丝狡黠的光，从臀部抽出一张纸币，往那位先生的脚下一丢。

这纸币被汽车开过旋起的气浪卷飞得像只蝴蝶，10元一张。女士莲步轻移，10元在她脚下。未踩住的一边还在掀动，似要乘风飞去。她朝那位先生使了一个眼色。这先生半跪着，从鞋底下拾起钞票。

他一只眼看着马路对面时而变方，时而变圆的霓虹灯，电子广告牌上，一个性感女郎在对面空中朝他送来媚笑。他另一只眼，斜瞥着这对男女。他们以为他真的醉了。这对男女走了几步，那个女的轻声地吃吃地笑了，也许他们想，这个醉鬼还是个蠢蛋。白痴。寿头。猪头。Pig. Dog。

他得意地笑了：10元钱，买了两个人的灵魂。也许是两个半人的灵魂——连同她怀里的一块胎。

呃。呃。

一辆进口豪华出租轿车停在他的面前。

一个30多岁年龄的司机，眉宇间有道残忍纹，穿一身猎装。他打量了一会：一架捕兽器，一个猎人。他笑着摇了摇头，笑得很傻，让人感到醉态很浓重了。

司机犹豫着开过去了。

他对这捕兽器的车号快速地瞥了一眼，——13013。

他在大饭店的门口，呆呆地站着，半是酒意，半是让人感到他很蠢，是个没有头脑的家伙，而且被酒精麻醉了。摆出一副才精明的样子，反而引人警惕，什么都得不到。他感到浑身热乎乎的，“茅台”、“大将军”，还有那些高蛋白、高营养的食物在起作用了——小腰牛肉、鸽蛋、金枪鱼、蛇羹、夜游、穿山甲正在他的胃囊中打群架。胃就像一架搅拌机，供给他大量的热与火。他那

的肩头，快把西服的肩缝都要挣得脱线了。他要装出一副傻子，让人感到这是个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家伙。硬领衬衫的领口箍住了他的颈脖，他解开了领口，还将领带拉得松散些，他舒了口气。一股浓重的汽车排出的汽油味，又使他窒息。

先生，请上车。

又是一辆豪华型进口出租轿车停在他面前。

开车的是个女郎。长得不算漂亮，也不算难看。一张涂着血唇膏的嘴，要比正常比例稍大些。

他呆视了一会，仿佛是因为酒精过量，思维迟钝了。

他坐进了后座。

女司机正要发动。

等一下。他从后座出来，又打开了前座的门，坐在女司机的旁，对她故意露出了一种不怀好意的笑。

女司机微微有些吃惊，但随即也对他报以一个浅笑。她不敢口笑。他想，否则嘴的比例就更突出了。这个女的年龄不大，很老练，有一副假面具。

汽车启动了，他往座垫上深深地埋下身子。他的头几乎与顶相齐。

往哪？

往哪？你爱往哪就往哪。车头灯光柱下是团团飞旋的五彩

先生的意思是先兜兜风。

呃——呃。

他依次摸了摸那8只鼓囊囊的口袋。他有8只可供他随意用的魔鬼。他将像大将军那样，有个战略的大举动，他要与这昆帐的城市捣一点乱。

他头往背垫上一靠。

轿车像一叶轻舟，汇进了灯海车流。

他见那个女司机鸣了一声笛后，神情诡秘地朝反光镜扫了一眼。

车后紧跟着一辆灰色轿车。

在十字街头，他借着路灯，从反光镜中看到紧跟在车后的那辆车号——

13013

他心弦一震。

三 果子狸在胃中上窜下跳，穿山甲的钢嘴正在洞穿他的胃壁，金环蛇在他的肠腔中蠕动

自从发觉有人跟踪他，唐克尔原来那种一掷千金遍偿名酒珍饈、佳肴的痛快感、得意感、狂傲感与报复感就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他一掷千金的痛饮，是对过去无钱可以痛饮的报复。也是清苦生活的补偿。他没想到，欢乐来得很快，也消失得很快。

舌苔上那股回味无穷的鲜美感，也变得苦涩起来了。

当他品饮、吸饮、欢饮、豪饮“茅台”与“大将军”时，那股酒味直升腾到了左额骨，在那里形成了一团酒香区。就在左眉上方。他不时用手指去摸摸那块酒香骨，然后送到鼻际去闻闻，

香扑鼻。如今，那块凝聚着酒香的额骨，发出阵阵像针戳刀挖般的裂疼。

吃下去的东西都在报复他：果子狸在胃中上窜下跳，还用那利爪在钩抠他的胃囊；穿山甲的钢嘴与铁甲正在洞穿他的胃壁；一条金环蛇正在他的膀胱中蠕动……

这个大嘴妞对他瞥来恶意的笑，那是看到猎物进入笼中作走劳的挣扎时的恶笑。

后面那个车子里眉宇间有残忍纹的家伙，就像手持枪械的猎人，随时都会给他后脑射来邪恶的一弹。

他感到后脑的脑下垂体部有一股凉意。那股凉意从后脑顺着颈椎、脊椎直下尾闾。他把背脊朝椅背上贴紧，仿佛在寻求保护。

这对男女是什么样的家伙？

他已不再怀疑，这前后两个司机是连档分子，两个猎人。他注意到，每当十字街头，或转弯处，他都看到那个女司机鸣不合规格的笛声。几次过后，他从中听出了暗号。鸣一声，是保持原速；鸣二声，是中速；鸣三声，是高速。

已经转了好几条街，后面那辆 13013 还在紧跟着。

兜里的钱，刚刚给予他以往从来没有过的欢快，现在又给他带来隐隐的恐惧。

穿山甲此刻在凿他的胃，咬他的肠。他感到那只果子狸如今用利爪在钩他的十二指肠。浸泡了“茅台”的金环蛇，已经游到了膀胱。他感到，此刻，只要轻轻用手指去按一下膀胱，就会像按水龙头，喷然而出。他感到“茅台”与“大将军”，经过胃、肠、肝、肾，浩浩荡荡向膀胱流去，在那里汇聚。有一次大暴雨后，他正在山里，俯看山洪从山体的各道壑涧狂泻到山底的一个洼池中，秋池

暴涨，已承受不了山洪的倾泻。

停，快停！

女司机开出 50 米后，才停下——对不起，50 米以外，才能停车。

唐克尔连忙下车，他迫不及待地连跑带寻，想找一个方便的地点。可是，这个城市只管吃喝，就是不管排泄。街上一连串的都是大小饭店与酒楼，还有无数个体户的小酒馆，热闹成一片。找不到一个僻静的地点。他憋得实在受不了了，就胡乱地找了个墙角。

一道急流直射墙角，跳珠四溅，在霓虹灯的幻照下，映出一弯弧形的虹彩，飞溅出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的水珍珠。

他看到墙上写着几行歪歪斜斜的字：

在此小便者是狗。是——一个洋文的 dog。

墙上还画着一只乌龟。最醒目的一行字是：

在此随地小便者罚款 5 洋。

他读着，哼笑着，他那双高级皮鞋的后跟也浸在水里了。他走了几步，在干净处顿了几下脚；又走了几步，停下，从裤兜里抽出一张纸币。10 元的。他吐了几口唾沫在钱币上，往那乌龟头上一贴。

居然粘住了。

好运气。他想起了，谁用分币在杭州西湖岳坟那光滑的冢壁上能粘住，就能交好运。

唐克尔想，钱能带来好运，也能买来随地大小便的心理平衡。嘿嘿。在这个城市钱能买到一切，也能随心所欲地做想做的一切。哈哈。

他没想到慌忙中找了个离开轿车只有十来步的地方，他看

到她眼里的讥笑。他看到她视线又朝他脐下三寸处注视了一会。这时，他也情不自禁地看着她那张涂着唇膏的大嘴。

他又看到那辆灰色的 13013，就紧紧地停在转角处，眉间有残忍纹的司机，正在盯着他看。

他的腹部又疼痛起来。

四 唐克尔杰作：八魔闹商厦

透过轿车前罩挡风玻璃，唐克尔早就看到那座矗立夜空中的百货大楼。楼顶的塔形的霓虹灯，在变幻着形体，仿佛是浮在人海中的海市蜃楼，闪烁多彩而又虚幻缥缈。

这座大楼如今改名为豪华商厦，中外合资，专门经销豪华、高档的消费品。尽管商厦的商品价格昂贵，但吸引着无数有钱与无钱的顾客。

灯火通明，每个窗前似乎都有一张笑脸。

他感到变化真快，从前，他袋里瘪瘪的，看到这座商厦就感到矮了三分。窗内是一张张冷脸，冷若冰霜，冷得使人发抖。而今天，当他打开车门，右脚先跨下轿车，斜着身子看那豪华商厦时，他看到那塔形的霓虹灯，正好亮出了尖锋，像个金顶——他不无得意起来，——这座商厦仿佛就是为他而开。

他摸了摸 8 只鼓鼓的口袋，八个魔鬼。八门大炮。八枚导弹。

八魔闹商厦，他想起了一个好句子。他很得意。口袋里有了魔鬼，脑袋也变得风活了。一个月前，他走进这里，头脑像个凝固体。他打了个比喻，像块肥皂。不知什么原因，他想到自己那时

的脑髓像块风干了的肥皂。真怪，袋里满了，连头脑也会像风车般地旋转。

他穿着一身相当高级的西服，可惜就是这身西服太紧了。他在跨出轿车时，听到缝线的绷裂声，不知在哪个地方缝线绷裂了。肩部？臀部？胯部？膝部？腿部？裤裆？他用手四处摸了摸，发现在裤裆处绷裂了一个小口。还算好，这个处所还比较隐蔽，还不至于让他出丑。

他跨出车门后，站在轿车前沉思一下，像那些大人物、大阔佬那样先摆一下架子。然后腆着肚子大步走进商厦。

他看到柜台前的营业员都对他笑容满面。这些人仿佛都有第六感觉，一眼就能看出你有钱无钱，钱多钱少。

其中有几个长得分外妖娆的，敏感灵活得可以根据钱的份量，而使笑容也分档归类：冷笑、讥笑、哂笑、微笑、浅笑、倩笑、甜笑、媚笑……

他要去逗逗这几个俏姑娘。

化妆柜前拥满了人。法国香波。伦敦夏士莲。马来西亚永芳。美国高级眉笔。香港变色唇膏。日本香水……

中国成了世界化妆品的大买主。一个朴素的民族忽然浓妆艳抹起来。

他挤到柜台前。只一会儿，人家又在挤他。他感到自己的背部与左臂肘，都有异性的温暖的躯体压来，背上与左肘同时感到两个柔软而富有弹性的乳房。压在背上的那对特别丰满。像两帖烫心膏，使他一时忘了胃疼与腹疼。连穿山甲、果子狸与金环蛇似乎也安稳起来了。

几个俏姑娘，一面在忙着给顾客递货、收款、找零，一面与半依在柜台边的人搭话。他注意到，每个稍有些漂亮的妞，都有一

个或洋气，或流气，或傻气的小伙子在盯着、守着、粘着、谈着。柜台成了他们的鹊桥与银河。他真佩服这几个俏姑娘，既从容地进行买卖，又巧妙地与这些挑逗者周旋。

他故意把左手无名指上的那枚重一两的方头戒指，中指上的那只钻石戒亮出来。这两样闪着金光与星光的玩意儿，值万元以上。

那个眉毛细得像条线的妞，迎上来了。

要什么？微笑着。

他看着她那又细又弯的眉，要了一套美国高级眉笔。

他付了款，然后，又招呼着那位细眉，将这盒高级眉笔送给她。她只是笑了笑，看着他的眼，很大方地接了过去。司空见惯。他想趁势在递过眉笔盒时，捏一下她那双细嫩的手，她巧妙地让过了，只让他碰了下指尖。150元钱，只碰了一下指尖。而且她留着尖尖的长指甲，他被长指甲划了一下。

他在肚子里对她很秽地骂了一句。

他又来到长发波浪的柜前。喂，小姐。长发波浪走来了，故意像时装模特儿的步伐，显出身段的窈窕。长发飘然若轻云，嘴边还有两个酒窝。他要了一盒法国高级香波，在接过这盒香波时，顺势把长发波浪那双又白又嫩的小手捏了一把。白嫩的小手也故意地在他手中留了一点时间。他感到掌心仿佛有几条滑腻的小泥鳅在蠕动，然后悄悄地游走了。手心中久久留下痒痒、滑腻的感觉。小姐，他直勾勾地看着她，看着她两个甜甜的小酒窝。她给他飘来一个媚笑。这个媚笑，在他充满酒意的心坎上通了一次电流。小姐，再给我一盒美国的一分钟焗油。他把这两样高级化妆品送给长发波浪，她接了过去。这次，泥鳅很滑，连电的感觉都没留下。250元——二百五就这样溜走了。

